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丹青奇術

皖人鮑打滾，畫師也，能召亡寫真。雖逝者逾□餘載，鮑往墓上伏地一滾，瞑目久之，起則把筆勾勒，敷色渲染，舉示其子孫戚屬，無不驚為酷肖。人子思慕之極，不能重見容範，多樂與鮑游，以故倒屣爭迎，聲價頗重。一領皂色大布衫，蔽猶衣之，蓋滾久無從收拾也。然得資多供纏頭費，尤嗜酒不羈，為君子所嫉。皖北有謝君，父早歿，其兄以微員仕都中。偶晤鮑，邀至家，囑為其父傳神。鮑如法寫就，神頗似，惟額下有八字紅血跡，不可解。詢於母，蓋其父曾因公收刑部獄，懼法，自以黑索扼吭死，故有此跡。睹其顛冠藍頂，其父生固八品者，不可解。次日其兄書來，已為太翁覃恩加級，請三品封矣。

興化有陳孝子，名嘉謨，國初時，增廣生員。其父某，與鹺商爭海地，興訟；商負，銜之。會其父往海濱，商嗾灶丁毆之，自踢其子死，告於官。往驗，逕誣為其父踢殺。訟兩年，商遍賄當道，遂以生父為把持鹽務，毆殺人命，擬斬。生號訴諸大府，不直，欲叩闕，知秋決近，恐不及，禱於神，不應。日夜仰天泣，目盡腫。聞巡按御史將至揚，急於神前，刺血寫冤狀二通，一藏於懷，一捧於手，油紙封固而標題之。文甚長，皆歷訴商橫吏貪，父抱黑盆等語。末有：「與其父死而兒亦死曷若兒先死，而父可或生」兩語，尤為酸鼻。書成，公服立河畔。俟巡按官舫鳴鉦鼓樂從上流下，兩岸有司跪接，生乘其不備，突於人叢中躍出，大聲呼冤。攤手中狀於官舫，自投長河死。巡按懸賞募撈救，大索三日，不能得；撈出瓜州口，亦無耗。

翌晨，巡按素服親祭於浮橋口。風大作，日色慘淡，眾見水面豎一指出，蓋屍猶直立逆流中。負出水，面如生，握拳透爪，切齒穿齦。置於岸，僵立不仆。巡按親許代昭雪，始仆。閱懷中狀詞，瑣而更哀。立刻坐堂皇，提人證，審訊刑求。商服，遂斬商，而出生父於獄。論本籍邑宰，善視生父，厚殮生屍。然後奏劾上下承審官，請旌孝子，祀入鄉賢，刊事跡入邑乘。詔許，邑人建祠於學宮西隅，春秋官祭私祭禮不衰。

至道光某甲子，適鮑君來，邑人痛孝子無遺像，求寫真。鮑以為事隔百年，難之。邑人請益堅，乃試往殯宮，滾五次，不可得。恐損己名，自剪爪髮，刺血書疏文，雜符■，焚於城隍神祠，跪拜禹步，久之，懷紙筆就神座下宿，囑廟祝無窺探。

漏三下，萬籟寂，見龕燈頓縮，階下若人影，往來甚伙。兩廊各出一卒，一長如山魃，一短如焦僂，互揖出門去。少時，聞柝聲鼓聲，請鑰開門聲，四褐衣人來，伏階下，白有詞。即見案上設符劍印信，階下多執戟橫刀，若大府體。樂三奏，神金冠蟒服，呵殿出，升堂坐。貌古髯濃，鬢已斑白。判事畢，問褐衣人，曰：「孝子來何遲。」曰：「孝子現為崆峒山都總管，雲程尚二千里耳。」

須臾，鼓樂大震，列炬如火，城吏白：「孝子到！」神供僕出迎，禮甚恭，肅入，分東西坐。孝子冠服甚都，貌亦豐潤。寒暄茗已，神敬白鄉人意與畫士疏。孝子顰蹙曰：「何必爾？」神曰：「鄉梓情深，欲求音容，為後學槩，俾瞻仰耳。」一朱衣吏，請入西廂更衣，少時，復就坐，則衣公服，烏靴露頂，貌極清臞。少定，即更來時服，再拜興辭。神皇皇送之登輿去，三揖而返。燈光大放，滿堂寂然。鮑驀如夢醒，即抽毫就燈寫就。天明舉示人，與孝子曾孫骨氣同，鮑未面也。惟首無帽，頸無領。蓋國初時，公服上以尺布圍頸，投波時領與帽飄去，故冥冥現形，猶貌當年精衛，由是人益神其術。

後與揚州營李游擊善。李有雛婢小玉，與鸞童施姓私通，李見而怒叱之。兩小私遁，覓無跡，急延鮑，恐之曰：「君有術，必能知渠所在。如言之確，當酬以重金，若不語，當以妖法收汝獄。」鮑不得已，勉為一滾，即伸紙遣墨，畫長堤淺水，疏柳數行，一漁家，門首曬罾，屋後有覆艇，微露男女足。李遣役照圖捕，果獲。略審詰，雙雙活瘞之。鮑持金急遁，走儀徵，將渡江，夜從蕩婦宿。甫登榻，見婢與僕，相撲自帷後出，笑而招以手，鮑大呼，陽脫，死於婦腹上。

懊儂氏曰：身有絕技，不知斂藏，猶賈禍患。弄怒潮者必溺斃，戲竿杪者終墜亡。況明明邪教，且攫金而賣命者乎？死婦腹上，猶便易渠。至孝子風采，如旭日之當空，如朝霞之映海，英風凜凜，千載如生，固無日不在人心目間；乞渠寫真，本為多事。